鐵立文起

鐵立文起前編卷之二

梅溪　王之績懋公　集著

歙州　趙　拓偉士　參訂

紀

王懋公曰、呂氏春秋、有八覽六論十二紀。則紀之名非始於司馬遷。今以史記之例言之。敘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蓋以帝王之事爲本。而後表書世家列傳咸有所爲。故曰本紀。紀之爲言記也。亦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之意云爾。然紀之體有二。以年月記者。紀之正也。亦有不

記年月。而惟若漢敘去。如項羽本紀者。紀之。變。也。若其行文之作。凡越一部史記。後之作者當以爲法。又後漢書有皇后本紀。予謂天子尊無二上。呂雉稱制。史臣不紀惠帝而紀娥姁。已屬大謬。何况後世宮闈。則皇后。但作傳可也。不然外戚世家極矣。

陳自松曰、太史公作本紀、有二體。五帝三王紀、編世。也。秦漢紀、編年也。

紀事

明辨曰、按紀事者、記志之別名。而野史之流也。古者史官掌記時事。而耳目所不逮。文人學士。遇有見聞。

隨于紀錄以備史官之採擇以裨史籍之遺亡故以紀事棐之嗚呼史失而求諸野其不以此也哉

王懋公曰、紀事之文如唐北收燕將錄羅隱拾甲子年事孫樵書何易于是也若近言之如史忠獻之致身錄趙文潜之建文年譜劉文恪文備之遜國臣事鈔豈非有明一代之大事紀之必不可泯沒者乎

表

王懋公曰、史記十表于長之創體漢書仍之良以其例不可廢耳其古今人表雖格衆論要不可謂非稽古之一助知有志於史學者猶無惡焉近世譙城薛

氏倣遷史遺法而爲牡丹表。又爲牡丹入譜。少陵所謂文采風流。其此類歟。

志

王懋公曰、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志之名始於此。史記有八書。索隱云、書者。五經六籍之總名。此之八書、記國家大體。班氏謂之志。志亦記也。今仍志之名而不復標書以書之名門但載籍而志獨不可移易。然均之爲記事則不異矣。初謂堅著漢書。八表及天文志未竟而卒。和帝詔曹大家、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夫以巾幗而有史學如此。今之文人

往往與所自安能無愧乎唐李延壽作史一百八十篇本宋永初元年盡陳貞明三年謂之南史本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元年謂之北史大有苦心司馬君實恨其不作志使數代制度沿革皆沒不見乃知志之所係者爲甚重也近世如王鳳洲錦衣等志殊詳悉可觀古文大家中柳子厚之永州鐵爐步志亦佳明辨曰按字書志者記也字亦作誌其名起於漢書十志而後人因之大抵記事之作也他如墓誌則爲一類

白石樵曰披讀書函目錄條整斷辨而考志尤詳江

滄有云、修史之難。無出于志。蓋紀則以年包事。傳則以事繫人。紀傳可以分授名手。志則必由自作。故范曄陳壽能爲紀傳。而不能爲表志。今門下老于典故。而又擅劉鄭七畧二十畧之長。其貫串首尾。發特如宗、譜、家書而已哉。

或曰、曾書禮樂志食貨志刑律志等書、即于非河渠之類、史之派也、顏野王輿地志、南裔異物志、伊川湖中廣州記之類。風俗道之別號也。其體徵實以備文獻之考。擬異以道筆墨之秀。非其于史之才皆不能作也。

記

王懋公曰、記之名不自戴記學記等篇始。蓋自黃帝設左史官。命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而已。彰彰矣。其文奇古如考工記。三代而下。遂成絕響。或稱其聖於文。惜不知出誰氏。應首標之以爲則。

辨體曰、金石例云、記者、紀事之文也、西山曰、記以善敘事爲主。禹貢顧命。乃、記、之、祖。後人作記。未免雜以議論。后山亦曰、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竊嘗考之、記之名始於戴記學記等篇、記之文、文選弗載、後之作者、固以韓退之畫記、柳子厚遊山諸記、

爲體之正。然觀韓之燕喜亭記、亦微載議論于中。至柳之記新堂、鐵爐步、則議論之辭多矣。迨至歐蘇而後、始專有以議論爲記者。宜乎后山諸老以是爲言也。大抵記者、蓋所以備不忘。如記營建、當記日月之久近、工費之多少、主佐之姓名。敘事之後、略作議論以結之。此爲正體。至若范文正公之記嚴祠、歐陽文忠公之記晝錦堂、蘇東坡之記山房藏書、張文潛之記進學齋、晦翁之作婺源書閣記、雖專尚議論、然其言足以垂世而立教。弗害其爲體之變也。

明辨曰、揚雄作蜀記、而文選不列其類。劉勰不著其

說、則卻漢魏以前作者尚少。其盛自唐始也、今不錄諸記、而列以三品、曰正變二體。曰變而不失其正體、又有托物以寓意者。有首之以序而以韻語為記者。有篇末系以詩歌者。皆為別體。又有墓碑記墳記塔記、則皆附于墓誌之條、茲不復列、

王懋公曰、記之體、正如韓愈畫記。變如范仲淹岳陽樓記。變不失正。如柳宗元監祭使壁記。別體正體如王績醉鄉記。托物以寓意。韓愈汴州東西水門記。首之以序而以韻語為記。別體變不失正。如蘇洵張益州畫像記。篇末系以詩歌。秦少游嘗稱文公畫記吾

敘事該而不煩詳而有律讀其文恍然如即其當數語可爲作記法。

王懋公曰文莫難於傳記必令筆筆飛舞方爲妙乎蘇穎濱謂白樂天詩詞甚工拙於記事寸步不遺猶或失之大雅綿九章事不接文不屬如連山斷嶺相去絕遠而氣象聯絡此最爲文之高致杜少陵長江頭詞氣如百金戰馬注坡驀澗如履平地得詩人遺法使以此爲記事之文雖昌黎何以復加于學記有藍田山石門精舍五言古選蓰以爲妙在鋪排變化有步驟而無端倪作記之法亦然益可見詩文之

道相通如此。推在人能作處領其要爾。

讀書偶見日作記之法、昌言是祖漢官儀、載馬第伯封禪記、宏為第一。其體勢雄渾。莊雅簡奇。如畫。不可及也。其次柳子厚山水記。法度似出封禪儀中。雖能曲折迴旋作碎語。然文字止于清峻峭刻。其體便覺卑薄。

王懋公曰、漢人文字。如光武東封泰山記。無論矣。諸葛武侯。實有兼才。如出師表之正大。黃陵廟記之奇古。倔。然兩手何其異也。其中寫景之工。亂石排空。驚濤拍岸。東坡赤壁詞用之。豈非平日深愛其語耶。然

因此亦可見坡公之皆學到處留心矣。

王懋公曰、宋人題名記甚多。司馬涑水諫院石。後人將歷指其名而譏之云云。真得題名意。文有能使人不寒而栗者。此種是也。

曾能始曰、作文惟遊山記最難。未落筆時。搜索傳誌。鋪敘程期。洋洋纚纚。堆故實於滿紙。但數別人財寶而已。於一兩遊情了不相關。即後之他處遊亦可移之他人遊。亦可拘而寄贈。與送而不切。病則均為紀遊如作畫。畫家必須摹古。間復出己意着色。生采自然生動。及乎對攬。盤礴往往難之。乃以為畫不必似。

蓋遠近位置、未有向背。逼真則得理、兩不入耳。決阨不傷於境役、背又何以似為病也。鼓山遊記、予讀之初、若不汲汲於遊者。或為嶽翠指之、或為友朋勵之、或自崖而返、或登頂者再、惟隨其興之所遊、及乎境之所發。故其為記、亦不為傳志、故實之所審辯、與夫年月里數之所役使、神情滿足、氣色生動、嬉笑戲謔、皆成文章。以如意之筆術、奪難肖之畫工、此所為合作也。

或曰、遊者不必先結一記遊之想、以撓其登高臨深之天趣。

張秋紹曰、遊記着色點染、多失之太肥、帶務爲落落數筆、即山水性情不出、于鱗華山記、前絕一世、僅得文字高古、至中郎季重、時作慧語快筆、膾炙人口、非不瀟灑、殊少原味、惟柳州嶺南諸篇、都是土石氣質、如左氏敘戰陣兵法、妙在簡括、呂裘木遊衡山記、亦如子長作封禪書項羽本紀、及傳荊聶諸人、非不百長説形容、爲鬼不見鱗甲、離奇神色飛動、要不落卑薄相、真千年絕響、

沈石夫曰、宗元文以錬字勝他人、麼之乎者也處、柳獨簡、與、旅、悄、

孫月峯曰、記即用列傳體、迎近日槐野弇州如此

倪思淵曰、記以簡重嚴整爲主、而忌堆垛、要以清新華潤爲工、而忌浮靡纖麗。

書　奏記　啓(又見後四六類)　簡　狀　疏

王懋公曰、書記之用不一。書則有若時政、經學、論文、師友、規諫、遊記、投謁、陳情、辨賢、奏記則有若定策、規諫、辭免。啓則有若慶賀、辭免、陳情、投謁、通問、陳謝、報謝、戒賓、餽遺、婚聘。簡則有若規諫、請勸、通問、答報、稱頌。狀則有若慶賀、報謝。疏則有若迎迓之類、凡似此者皆不可悉數、今稍舉一二。以見文各有用而非多

事若引伸以盡變。則存乎其人。

明辨曰、按劉勰云、書記之用廣矣、旁其雜名、古今多品、是故有書、有奏記、有啓、有簡、有狀、有疏、有牒、有劄而書記則其總稱也。夫書者、舒也。舒布其言而陳之簡牘也。記者、志也。謂進己志也。啓者、開也。開陳其意也。一云、跪也、跪而陳之也、簡者、畧也。言陳其大畧也。或曰手簡、或曰小簡、或曰尺牘、皆簡畧之稱也。狀之爲言陳也。疏之爲言布也。以上六者、秦漢以來皆用於親知往來問答之間。而書啓狀疏、亦以進御、劄兩漢無啓。則以避景帝諱而置之也。又古者郡將奏牋、故

貢香奏牋於江夏。厥後專用於皇后太子諸王。其下遂不敢稱。而剳獨行於宋。盛於元。有闕副提頭黃一之制、煩猥可鄙。然以呂祖謙之賢而亦爲之、則其習非一日矣。故牋者今人所不得用。而剳者今儒所鄙而不屑也。今取其著刻之而辨其體。一曰書、書有辭命議論二體。二曰奏記、二者並用散文。三曰啓、啓有古體、有俗體。四曰簡、簡用散文。五曰狀、狀用儷語。六曰疏、疏用散文。然狀與疏、諸集不多見、見者僅有此體、故姑著之、要未可爲定體也。世俗施於尊者、多用儷語以爲恭、則啓與狀疏、大抵皆俗體也、蓋嘗揔而

論、之、昔記之體。本在盡言。故宜條、暢、以、宜、意。優、柔、以、釋、情。乃心聲之獻酬也。若夫尊卑有序、親疏得情、是又存乎節文之間、作者詳之、

王懋公曰、書、簡命如鄭歸生與趙宣子書。啓、古如孫任昉上蕭太傅辭奪禮啓。俗、如柳宗元謝李吉甫示手札啓。簡、即尺牘、如司馬遷與摯伯陵。狀、如韓愈皇帝即位降赦賀觀察使狀。疏、如王安石遣迎宜徽太尉疏。鍾退谷云、書牘貴朴而有法。此可謂一言居要矣。

辨體曰、按昔臣僚敷奏、朋舊往復、皆總曰書。近世臣

論叙 知舊 考獻

僚上言、名爲表奏、惟刪舊之間。則曰書而已。蓋論議知識人豈能同。苟不異之于書。則安得盡其委曲之意哉。戰國兩漢間、若樂生、若司馬子長、若劉歆、嚮背敷陳明白。辨難懇到、誠可以爲修詞之助。至若唐之韓柳、宋之程朱張呂。凡其所與知舊門生答問之言、率多本乎進修之實。讀者誠能熟復以反之于身。則其所得。又豈止乎文辭而已哉。

王懋公曰、或謂子產告范宣子。輕幣、此古人通書之始、不知鄭子家已有與趙宣子書。蓋子家事在文公十七年。子產語乃襄公二十四年。其相去既甚遠。而

予家語又佳絕則以爲介晃固窒辨體論不及此何也至於今人書牘多以致勝不知此非極則試取史遷之答任安昌黎之與時輩及蘇王之上人主與諸執政者而並觀之其有昔家龍跳天門虎臥鳳闕之象視彼落花依草隙月窺人語殆如婢子不堪作狀人似然亦不獨書牘爲然以此推之則古今文章家大小之分較若黑白矣

王懋公曰漢人之書有大文司馬遷答任安是也有致語東方朔與友書云不可使名網羅顯拘瑣怡然長笑脫去十洲三島相期拾瑤草吞日月之光華共

輕舉耳是也後世書皆不出此二種故標之

王懋公曰、予觀文選諸啓或奉答人主或以謝人其啟或與人主及太子或答侯王或以勸進或辭奉記如阮籍詣蔣公蓋不欲就蔣之辟召固皆書之類也辨體明辨亦云論之詳矣然猶未能盡書之變諸書記外又有所謂擬書謂擬古人而代爲之如成公擬孫權答曹操是也或遺或復亦各不侗而王弇州又有遺亡友宗子相書晁道元至爲箋以與天則亡橫甚嗟夫文人之鋒固無所不至也往則米襄陽以書抵蔡魯公至言獨得一舟如許大遂滿一艇十行間

此又書中之奇之奇者。時米方流落。而韻勝如此。古人胸次不凡。於此可見。徒以顛目之。不知子弟之妓惜哉。

王懋公曰、丙吉奏記霍光。鄭朋奏記蕭望之。皆西漢人也。或謂記始於班固奏記、可謂大謬。且傳記之記、與奏記亦有天淵之異。又何得謂記從奏記出。既操選政。而于漢書文選不知何耶。

王懋公曰、尺牘莫盛於近世。別爲一書以傳者不勝僂指。然予觀史記緹縈通尺牘。父得以後寧之語。則其名之立。亦已久矣

毛稚黃曰尺牘小技而難工近代蘇黃此道所推能純乎本色質敘無不臻妙令如百穀眉公亦俱能撇勝或嫌王太著色陳太取致斯固有之然亦山人地耳蘇黃二公少壯立朝雖流離悲憤兒女故舊之情皆關國是故落落寫來俱有動人而不可發之處王陳不過兩布衣而言又不可出位其所寫本無大事則不得不借資于色與致才固不逮亦地限之此知人論世者自應得之

王懋公曰序記書之文莫過昌黎歸安以為崛起門戶真不可易此亦猶歐之碑誌蘇之論策所謂自是

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也。

終

鐵立文起前編卷之三

梅溪　王之績懋公　集著
歙州　趙　柘偉士　參訂

議

王懋公曰、論議辨之名。似無甚異。我以為皆分見於南華。如齊物論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是也。注云論是統說。道理。議則細。較短。長辨則彼此。反。覆。今文中亦有論議辨三體。予謂詩文殊途同歸。豈。容。瑣。瑣。分。疆。畫。界。哉。然其名既不一。則其義亦

當明。毋以呂端糊塗自便可矣。奏議一類。歸之臣語、見後。其有無關國事而別議者。則列之于此。論見後策論類

辨

辨體曰、昔孟子答公孫丑問好辨、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中間歷敘古今治亂相尋之故。凡八節。所以深明聖人與已不能自已之意。終而又曰、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蓋非獨理明義精而字法句法章法。亦足爲作文楷式。迨唐韓呂衆作論辨。柳子厚辨桐葉封弟。識者謂其文效孟子。信矣。大抵辨須有不得、已、而辨之意。苟非有關世敎。有益後學。雖工亦奚以

為。

明辨曰、按字書云、辨、判別也。其字從言。近世魏校訓從刀而古文不載、漢以前初無作者、至唐韓柳乃始作焉、然其源實出於孟莊。蓋本乎至當、不易之理、而以反覆曲折之詞發之。其題曰某辨。或曰辨某。則隨作者命之。實非有異義也。

說

王懋公曰、陳思籍田說、頗佳。近有無名氏曲城說、殊縱橫可喜。若劉誠意賣柑者言、亦說類耳。而或遂立一言之名何居。他如韓非說難、其字音稅。某遊說引

入解說類。盲人瞎馬。一至於此。悲夫。明新列之雜著

斯得之矣。

辨體曰、按說者、釋也述也。解釋義理。而以己意述之
也。說之名、起自吾夫子之說卦。厥後漢許慎著說文、
葢亦祖述其名而為之辭也。魏晉六朝文載文選而
無其體、獨陸機文賦。備論作文之義。有曰說煒燁而
譎誑、是豈知言者哉。至昌黎韓子。憫斯文日弊。作師
說。抗顏為學者師。迨柳子厚及宋室諸大老出、因各
即事即理而為之說。以曉當世。以開悟後學。由是六
朝陋習一洗而無餘矣。盧學士云、說須自出己意、橫

說、豎說以抑揚詳贍為上。若夫解者亦以訓釋解剝為義。其與說亦無大相遠焉。

明辨曰、魏晉以來、作者絕少、但曹植集中有二首、而文選不載、故其體闕焉、要之與論無大異也。此外又有名說字說、其名雖同。而所施則異。故別為一類。

明辨曰、按儀禮士冠、三加三醮、而申之以字辭、後人因之、遂有字說字序字解等作、皆字辭之濫觴也。雖其文去古甚遠、而丁寧訓誡之義、無大異焉。若夫字辭祝辭。則做古辭而為之者也。然近世多尚字說。故今以說為主。而其他亦並列焉。至於名說名序。則援

此意而推廣之。而女子笄亦得稱字。故宋人以女子名辭。其實亦字說也。

王懋公曰、字說、如蘇洵仲兄文甫字說。字序、如陳師道少游字序。名說、如蘇洵名二子說。女子名字說、如宋游九言黃氏三女甥名說。其文並佳。

解

王懋公曰、禮記有經解。此解解之始也。或據楊雄解嘲。以嘲爲一類、非不知其何謂也。且云張協七命、是補之七術、皆變嘲之局而成文、則尤謬。此乃效擬枚乘七發者。於嘲何與焉。

明辨曰、按字書、解者、釋也。揚雄始作解嘲、世遂儗之、與論說議辨蓋相通焉。此外又有字解、則別附名字說類、

釋

明辨曰、按字書、釋、解也。解之別名也。蓋自蔡邕作釋誨、而郤正釋譏、皇甫謐釋勸、束皙玄居釋、相繼有作、然其詞旨、不過遞相祖述而已、至唐韓愈作釋言、別出新意。乃能追配邕文、而免於蹈襲之陋、卽此二篇、亦可以備一體矣。

戒

王懋公曰。儆戒之說。見於尚書。其由來久矣。德施謂後與禰衡。戒出匡衡。文選無其體。亦稱踈漏。呂黎守戒云。天下之禍。莫大于不足爲。材力不足首次之。其爲戒。戒其深。可以爲法。若諸葛忠武之戒子。初非有意爲文。而其文亦未嘗不佳。此又德之見於言者也。

辨體曰。按韻書。誡者。警勅之辭。文章緣起曰。漢杜篤作女誡。辭已弗傳。昭明文選亦無其體。今特取先正誡子孫。及警世之語。可爲法戒者錄之。

明辨曰。戒。字本作誡。箴之別名歟。淮南子載堯戒曰。戰戰慄慄。日謹一日。人莫蹪于山而蹪於垤。其詞收

用散文。或用韻語。故分爲二體。王愨公曰、散文如柳宗元三戒。韻語如柳宗元敵戒。後元人對帝師曰、我奉孔子戒。一語絕正大而兼滑揞。足令彼妄自尊大者知警矣。

規

明辨曰、按字書云、規者、爲圓之器也、書曰、官師相規。今人以箴規並稱。而文章頗分爲二體者何也。箴者箴上之闕。而規者臣下之互相規者也。其用以自箴者。乃箴之濫觴耳。然規之爲名。雖見于書。而規之爲文。則漢以前絕無作者。至唐元結始作五規。豈其絲

書之名而創爲此體歟。

訓

王懋公曰、尚書有六體。典謨而下。今見于文者有四焉。命與誓誥之外。訓其一也。先正庭訓之文有絕佳者。書如顏氏家訓。其中美談已不勝收矣。

考

王懋公曰、考之爲言究也。欲究其始終顛末而使後人有所據。或人物。或政事。此非有本之學。安能使之歷歷如目前事哉。書若五代史考。文獻通考。亦可謂無愧於其名矣。考之文。如近日左仲及之播政考。亦

其一也。

駁

王懋公同文撒有駁。如蘇眉山之續楚語。其駁于學處。卿州復生。莫能置對。今學者或斷古人已定之案。或正時輩未確之說。是文章之無盡藏也。其文必一字。不可移易。有推倒一世之意。令人讀之。一字一呼。絕。始稱然此非快人不能。若人臣論事之文。如駁復佚議。則歸之於議。而見臣語類。他如駁某謚議與答某駁某謚議。又入謚議。而不在此例云。

評

王懋公曰、評者平也。凡作評斷。須評得古今。心悅誠服。乃可。若使人覽之。而不平。又何以評。爲

明辨曰、按字書云、評品論也。史家褒貶之辭。蓋古者史官各有論著。以訂一時君臣言行之是非。然隨意命名。莫協於一、故司馬遷史記、稱太史公曰、而班固西漢書、則謂之贊。范曄東漢書、又謂之論。其實皆評也。而評之名。則始見於三國志。後世作者漸多。則不必手秉史筆而後爲之矣。故ニ評載諸文粹。而評史見於蘇文忠公集中。今以陳壽史評爲主。而其他作者。亦登列焉。分爲史評雜評二品云。

王懋公曰、史評如陳壽三國志任城陳王傳評。雜評如唐程晏祀黃熊評、他如袁昂古今書評、敖陶孫詩評亦佳。而涵虛子元詞評只以四字盡其人。尤爲簡潔可喜。

謝叠山曰、凡作史評、斷古人是非得失存亡成敗。如明官判斷大公案。須要說得人心服。若只能責人亦非高手。須要思量我若生此人之時。居此人之位。遇此人之事。當如何應變。當如何全身。必有至當不易之說。如弈棋然。敗棋有勝着。勝棋有敗着。得失在一着之間。棊師旁觀。必能覆棊歷說。勝者。亦可。敗者

亦可勝乃爲良工

陳明卿曰史臣愼于持論則有闕文彌簡彌眞鋪張

譏彈抵自獎歷予閱廿一史率用此法

後附雜評

陳白松曰文字山水也評文遊人也夫文字之作者猶山水之得風而鳴得雨而潤得雲而鮮得遊人而憪之意而活者也遊人有一種閒憪之意則評文之一訣也天公粜紫惟胡亂評文字爲最何也山水遇得意之人因妙遇失意之人亦妙孫其人閒憪之意而山水活者亦不必因其人憔悴之意而山水即死撼于山水無損也借他人唾餘裝自己咳笑而發以

咳笑乎山水山水不大厭苦之乎○評文必曾所叫而我否曾所否而我叫我所生平可而今否非敢得罪于人○不敢得罪于天也○凡以文章求得名者罪在病困之上○故快評不惟檄閱文之悔而亦爲海內檄作文之悔也○

品

王悊公曰品亦評類○往見司空圖二十四詩品甚愛之○有無名氏著花品一篇○雖其文俗頗未盡脫而致語亦復佳○若夫文章有品賞倆如蘊○腹有萬卷○筆無點塵○八字盡之矣○

原

王懋公曰、原與論各一體。今稱韓文曰原道論。何也。論文必先正名。故不可以不辨。

辨體曰、原者、本也。一說、推原也。義始太易原始要終之訓、若文體謂之原者。先儒謂始於昌黎之五原。蓋推其本原之義以示人也、山谷嘗曰、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學者。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石守道亦云、吏部原道原人等作、諸子以來、未有也。後之作者、蓋亦取法於是云。

明辨曰、自唐韓愈作五原、而後人因之、雖非古體、然

其遡原于本始、致用于當今、則誠有不可少者、至其曲折抑揚。亦與論說相爲表裏。無甚異也。

喻

王懋公曰、喻體之文。如唐虞碩古之治、以心喻君。百骸喻民。而又以目。以物。以聲。以疾。以樹以階以水。是也。亦原論之流亞。又蘇玉局有日喻。亦自快絕古今

鐵立文起卷之四

栁溪　王之績懋公　集著
歙州　趙　拓偉士　叅訂

碑文

王懋公曰、唐陸龜蒙云、碑者、悲也。古者懸而窆、用木。後人書之以表其功德。因留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漢以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石。失其稱矣。又求其文筆記、碑者施於墓則下棺。施於廟則繫牲。古人因刻文其上。今佛寺揭大石鏤文。士大夫皆題曰碑銘。何耶。吾所求號。予謂或

言碑銘。或言碑文。猶可。最所怪者。銘文皆不言而稱謂其文爲碑。則無謂甚矣。宋鮑源力古皆學。其文孫何嘗作碑解以覘之。文甚辨而確。學者不可不考者於今人之僞德政碑。愈多愈假。其亦文字中無恥之一端乎。

辨體。按儀禮、士婚禮、入門當碑揖、又禮記祭義云、牲入麗於碑、賈氏注云、宮室皆有碑、以識日影、以知早晚、說文注又云、古宗廟立碑繫牲、後人因於其上紀功德、是則宮室之碑所以識日影、而宗廟則以繫牲也。秦漢以來、始謂刻石曰碑。其蓋始於李斯嶧山

之刻石。蕭梁文選、載郭有道等墓碑、而王簡栖頭陀
寺碑亦廁其間、至于唐文粹宋文鑑、則凡祠廟等碑、
與神道墓碑、各爲一類。今亦依其例云。
明辨曰、按劉勰云、碑者埤也、上古帝王、始號封禪、樹
石埤岳、故曰碑。周穆紀迹于弇山之石、秦始刻石于
嶧山之巔、此碑之所從始也、然考士婚禮與祭義、及
註云云、則碑之所從來遠矣、後漢以來、作者漸盛、故
有山川、城池、宮室、橋道、壇井、神廟、家廟、古迹、土風、災
祥、功德、墓道、寺觀、托物等碑、皆因庸器漸闕、而後爲
之、所謂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者也、故碑實銘器。銘實

碑文。其序則傳其文則銘。此碑之體也。又碑之體主于敘事。其後漸以議論雜之則非矣。故今取諸大家之文、而以三品列之、其主于敘事者。曰正體。主于議論者。曰變體。敘事而參之以議論者曰變而不失其正。至于托物寓意之文。則又以別體列焉。其墓碑自爲一類、此不復列、

王懋公曰、正如秦瑯邪臺石刻。變如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變不失正。如蘇軾上清儲祥宮碑。而泰山又有無字碑意欲何爲。豈將以愚人耶。

明浙曰、史記載秦刻石游凡入篇、嶧山泰山之罘東

觀碣石會稽各一篇、瑯邪臺二篇、其辭雖皆古雅、而稱頌太過、獨瑯邪臺石刻、但敘其兼幷之烈、斷爲實錄、有敘有銘、體復馴雅、故特取之、

王懋公曰、廟碑、有終之以詩者、如陸龜蒙之碑野廟云、既而爲詩以祀其末、蘇子瞻之碑昌黎、作詩以遺潮人、使歌以祀公者是也、此與敘後用銘之文、又爲一體、不可不知、

明辨曰、凡碑面曰陽、背曰陰、碑陰文者、爲文而刻之碑背也、亦謂之記、古無此體、至唐始有之、或他人爲碑文而題其後、或自爲碑文而發其未盡之意、皆是

也。

王懋公曰、柳宗元有大明和尙碑陰文。蘇長公太白碑陰記、則爲洗千古不白之寃。尤稱絕識。學者當法之。

廟碣

王懋公曰、碑碣不同。守特、方者謂之碑。圓者謂之碣。碣、特立之名。高舉之貌也。墓有碣。而廟亦有之。如楊植有許由廟碣。可以知其例矣。

疏

王懋公曰、疏之爲用不一。大抵稱爲二者居多。墓或

建刹。或備經。薦或家人師友。或陣亡將士。薦多用四六。募或散文或四六。又有募疏四六文後、系之以四偈語者。亦不可不知若宋白玉蟾募修精舍疏、則又翩翩仙風道骨、不知人間世烟火爲何物、以斯知文家自有嚴土成金法。題目不礙文也。若拙手則佛頭亦未免著穢。至如李衛公獻西岳大王疏末云、王問不對、即斬大王頭。焚其廟。建縱橫之略未晚也。殆欲飛而食肉矣。足稱人豪。然此又昔記之類也。他若或請僧住刹。或斂金放生。種種不一。在學者以類推之。又疏有上進者。則歸之於臣語。而別自爲一類。

禱

王懋公曰、周禮禱辭。掌於太祝。其由來已遠。後世文如唐劉柯之農夫禱。則又不同。劉云、見老農葉、爲其族、爲禱于神、其意誠而詞俚。因得其文以潤色之、亦以徼於百執事者。此亦代作文獻神之意。然其文句法長短、參差不一。又有別作小序。至於禱詞。全用四言。間何押韻以終其篇。亦一體也。

青詞

王懋公曰、道曰青詞。猶之釋曰齋文云爾。元陸友仁研北雜志、天寶四載、詔太清宮用事、停祝版用青詞

蘇長公鳳翔醮土火星青詞、散體也。其行文藹然尚書辭曰。佳絶。此亦未易襲之。而歐陽文忠內制集序、乃云今學士所作文書多矣、至于青詞齋文、必用老子浮圖之說、祈禳秘祝、往往近于家人里巷之語、此又當別論矣。

約

王懋公曰、昔讀高祖初入關、告諭曰、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又曰、與父老約法三章耳。則約就行。天下。此者。特其文已入王言類。此不復列。後如王褒僮約、論文者不當援以為例、李習之嘗以其文與劇秦美

新並論識其義不主于理言不在於教勸而徒詞句怪誕可謂知言。近代茅順甫亦有僮約蔬約其僕者事一客以終其身亦可因文以見交道之不汚矣。

明辨曰、按字書、約、束也。言語要結、戒令檢束、皆是也。古無此體、漢王褒始作僮約、而後世未聞有繼者、豈非以其文無所施用而略之歟、愚謂後人如鄉約之類、亦當倣此為之、庶幾不失古意、故特列之以為一體。

題跋

辨體曰、按蒼崖金石例云、跋者隨題以贅語於後、前

有序引。當掇其有關大體者以表章之、須明白簡嚴。不可墮人窠臼。予嘗即其言考之、漢晉諸集題跋不載。至唐韓、柳、始有讀某書及讀某文、題其後之名。迨宋歐、曾、而後始有跋語。然其辭意亦無大相遠也。故文鑑、文類、總編之曰題跋而已。近世疎齋盧公又云、跋取古詩狼跋其胡之義。狼行則前躐其胡、故跋語不可、太多。多則冗、尾語宜峭拔、使不可加。若然則跋比題與書。尤貴乎簡峭也。

明辨曰、按題跋者、簡編之後語也、凡經傳子史、詩文圖書之類、前有序引、後有後序、可謂盡矣、其後覽者、

或因人之請求。或因感而有得。則復撰詞以綴于末。簡而總謂之題跋。至綜其實則有四焉。一曰題、二曰跋、三曰書某、四曰讀某、夫題者締也。審締其義也。跋者本也。因文而見本也。書者書其語、讀者因于讀也、題讀始於唐。跋書起于宋。曰題跋者、舉類以該之也、其詞考古證今。釋疑訂謬。專以簡勁為主。故與序引不同。又有題辭、所以題號其書之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然題跋書于後、而題辭冠于前、此又其辨也、王懋公曰、凡論文而欲別之一類、必令其義確不可易。如李溫陵論楊子之反騷、此亦讀反騷而自書所

見。題跋類耳。文致題目反、則亦將名離騷之文。曰離

可。乎。雜亂人目。莫此爲甚。後人當以爲戒。

鍾伯敬曰、題跋之文、今人但以游戲小語了之。不知

古人文章。無衆。寡。小。大。其。精。神。本。領。則。一。故其一語

可以爲一篇。其一篇可以爲一部。山谷諸種、皆可誦

法。以此推之。知題跋非文章家小道也。其胸中全副

本領。全副精神。借一。人一。事一。物。發之。落筆。極。深。極。

厚。極。廣。而。於。所。題。之。一。人。一。事。一。物。其。意。義。未。嘗。不。

合。所以爲妙。〇每讀蘇黃游戲翰墨中。忽。出。正。論。使

人肅然敬戒。凜然不可犯。

問對

王懋公曰、問之名、始見於賦記之哀公問曾子問。問對之文。其類不一。如張治道雀鴉對、謝翶鴟張喙騣門。口不能言。而對之以意斯又對之尤出人意表者也。

辨體曰、問對體者、載昔人一時問答之辭、或設客難以著其意者也。文選所錄宋玉之於楚王、相如之於蜀父老、是所謂問對之辭、至若答客難、解嘲、賓戲等作、則皆設辭以自慰者焉、洪氏景盧云、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揚雄擬爲解嘲、尚有馳騁自得之妙、至于班固之賓戲、張衡之應問、則屋下架屋、章摹

句、爲讀之令人可厭。道韓退之進學解出所謂青出於藍而青於藍矣。

明辨曰、問對、不同、名、實、皆、問、者、俞平尺問、江淹莊存篇之類是也。名、問、而實、對、者、柳宗元晉問之類是也。其他曰難、曰諭。曰答、曰應、又有不同。皆問對之類也。古者君臣朋友。口相問對。其詞詳見于左傳史漢諸書。後人倣之、乃設詞以見志、於是有問對之文、而反覆縱橫。可以舒憤鬱而通意慮。若其詞雖有別、而名實、別微者、則各從其類云、

王懋公曰、古人詩文。可。好。而。不。可。擬。江淹雜擬古樂

府古詩題目如君馬黃雉子班艾如張自君之出矣等類皆就其時事搆詞因以名篇自然妙絕我朝詩人乃取其題各擬一首名曰復古彼有其時有其事然後有其情有其詞我從而擬之非其時矣非其事矣情安從生強而命詞縱使工緻譬諸巧匠塑泥刻木儼然肖人全無人氣何足爲貴彼不肖者又無論矣且君馬黃雉子班等必一一擬作則關雎螽斯之類何爲丢下不擬豈樂府古詩能古于三百篇耶而鋋退谷亦云生平於樂府未肯予非不能爲惡近世一副擬古面目耳予謂以文論是借客難已非胸筆

揚班許子。率相倣傚。陋哉。奈何至本猶有泥之不已
如駱丞應詔者。夫。以文人自命。而至。下同噴。嚼。類我
之。呼。靜。言。思。之。不。大。慚。乎。若召于天間、鄉州。決對合
而言之、真千古間對之奇。即命字兒歌可矣。
王懋公曰、凡爲文以難人。要難得人。倒此惟理明辭
確者能之。長卿難蜀。不獨強辭。亦嫌帶賦。未爲純古
王懋公曰、按字書、諭告也。曉也。俗作喻非。知諭之義
則知所以爲文矣。若漢元帝之諭單于。則又王言諭
告類也。
王懋公曰、文體有問對、足矣。如難如諭、名義稍別、同

答曰應、獨非對乎。今姑以東方曼倩之答客難借一體可也。、、

王懋公曰、駱丞設爲人詰已而已應之曰應詰、猶張衡之應問耳。文致以詰標額、謬甚。則又不如立一應之名矣。

文

明辨曰、按編內所載、銘謂之文、而此類獨以文名者、蓋文中之一體也。其格有散文。有韻語。或倣楚辭。或爲四六。或以盟神、或以諷人、其體不同、其用亦異、

王懋公曰、文有詛。如秦惠王詛楚懷王之類。有招。如

柳宗元招海賈之類。有乞如乞巧之類。有送如韓愈送窮之類。有逐如孫樵逐痁鬼之類。要之隨人命名。不能以言盡也。

或曰、匡衡禱高祖孝文孝武廟文做金縢、漢光武即位大赦做武成典謨之文也、第五倫薦謝夷吾文、章疏之體也。李華弔古戰場文、論斷之體也、韓愈祭鱷魚文、告諭之體也。李廌悼蘇軾文、悲愴之體也、典謨之文貴高古。章疏之文貴條暢。論斷之文貴英勁。告諭之文貴尊嚴。悲愴之文貴誠懇。其他各以意製、初無定體、約計之有此數例耳、

吳懋公曰、或謂移文始於劉歆讓博士書、不知孟堅漢書薛宣傳已有移櫟陽令書。然此散文也。齊孔德璋北山移文、則儷對用韻。後之爲移文者。或宗之。觀其林慚澗愧。及結束二語。何其嚴毅。幾與問罪之師相。似。則以辨之檄文露布。後無不可。明辨編入文內。而今人或又另立爲移文體云。

雜著

辨體曰、雜著者何、輯諸儒先所著之雜文也、文而謂之雜著者何、或評議古今、或詳論政教、隨所著立名而無一定之體也。文之有雜著、既各隨體裒集、其所

絲弗蓋者、則總歸之褋著也、著雖褋、然必擇其理之弗褋者則錄焉、蓋作文必以理爲之主也。

明辨曰、劉勰云並歸體要之詞、各入討論之域、正謂此也、

王掞公曰、劉青田菜蔬畧、亦言其大畧意也。行文余倣易之序卦。而皆出於天然無强爲聯絡之跡。故佳。文莊公記與歐公語、自謂偶記一時談笑之語、聊復識之、選家以此標曰記語、無得若有感而自記、亦此類矣、文致又別名感語、徒亂人意而已。近又有以倫言入文類者、予謂此與偶當附詩。此不復列。

鐵立文起前編卷之五

桐溪　王之績懋公　輯著
歙州　趙　析偉士　參訂

祭文

王懋公曰、人有寄必有歸。如泰始惡言死。言死者輒諱。豈非大惑。陶淵明有自祭文。白樂天自作生墓誌、大觀何所不可。及讀朱升奉送徽宗大行文。則又泣數行。下君臣至性情同父子矣。今特首標之以爲法。

辨體曰、古者祀享、史有冊祝、載其所以祀之意、考之經可見、若文選所載、謝惠連之祭古塚、王僧達之祭

顏延年、則亦不過敘其所祭及悼惜之情而已。逆後韓柳歐蘇、與夫宋世道學諸君子、或因水旱而禱於神、或因喪葬而祭親舊、眞情實意、溢出言辭之表。誠學者所當取法者也。大抵禱神以悔過遷善爲主、祭故舊以道達情意爲尚、若夫諛辭巧語、虛文蔓說、固弗足以動神、而亦君子之所厭聽也、

明辨曰、按祭文者、祭奠親友之辭也、古之祭祀、止于告饗而已、中世以還、兼讚言行、以寓哀傷之意。蓋祝文之變也、其辭有散文。有韻語。有儷語。而韻語之中。又有散文四言六言雜言騷體儷體之不同。今各以

類列之劉勰云祭奠之楷宜恭且哀若夫辭華而靡實備體而不宜皆非正於此者也○王懋公曰、散文如韓愈祭十二郎文○韻語散文如蘇軾祭歐陽公文四言如陶潛祭程氏妹文○六言如韓愈祭郴州李使君文○雜言如歐陽修祭蘇子美文駢體如柳宗元祭崔氏外甥文駢體四六如李白爲竇氏小師祭璿和尚文○駢語如歐陽修英宗皇帝靈駕發引祭文、此外又有祭戰馬文非獨儆帷不瘞之禮試思與人一心成大功○則亦不容不傷心矣○

弔文

王懋公曰、弔有二。並時而弔者不待言。有相去千百年而相弔、如柳宗元之于萇弘、賈誼之於屈原、陸機之於曹瞞、是也、若昌黎之祭田横、其文亦能令人興百世而相感、獨其人乎。

明辨曰、按弔文者、弔死之辭也、劉勰云、弔者、至也、詩曰神之弔矣、言神至也、賓之慰主、以至到爲言、故謂之弔、古者弔生曰唁、弔死曰弔、或驕齋而殞身、或有忿而乖道、或有志而無時、或美才而兼累、後人追而慰之、並名爲弔、若賈誼之弔屈原、則弔之祖也、然不稱文、故不列之、其文濫觴于唐、故有弔戰場、弔釧鐘

之作、今亦附焉、大抵本文之體、彷彿楚騷、而切要側愴。似稍不同。否則華過韻緩化而爲賦其能逃乎奪倫之譏哉。

行狀

王懋公曰、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自唐以來、未有墓誌銘、必先有行狀、蓋南朝以來已有之、按梁江淹、爲宋建平王太妃周氏行狀、任昉裴野皆有行狀、此亦不知實自漢始。又行狀亦有人子自作者非僞門生故舊也。而其爲史論誌銘張本則不異。然亦有後誌銘而作者。茅歸安評王半山謝公行狀云、今人每先狀而

後誌。謝希深之誌歐公爲之久矣。而王公以補其狀如此。此亦學者所當知、

偃曝談餘曰、王荆公爲謝絳行狀云、其葬也、廬陵歐陽公銘其墓、尤歎其不壽、用不極其材、乃知古人銘、狀、各有所重。非若今人以狀謁銘也。其後又云、公子景初等以歷官行事來曰願有述也、將獻之太史、則行狀又者備國史採擇而作也。

辨體曰、按行狀者、門生故舊狀死者行業、上于史官。或求銘誌于作者之辭也。文章緣起云、始自漢丞相倉曹傅胡幹作楊伯起行狀、然徒有其名而無其辭。

蕭氏文選、惟載任彥升所作齊竟陵王行狀一篇、而辭多矯誕、識者病之。今采韓柳所作、載爲楷式云。

明辨曰、按劉勰云、狀者貌也、體貌本原、取其事實、先賢表謚、並有行狀、狀之大者也。然其死者之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壽年之詳、或牒考功太常使議謚、或牒史館請編錄、或上作者乞墓誌碑表之類、皆用之、而其文多出於門生故吏親舊之手、以謂非此輩不能知也。其逸事狀、則但錄其逸者、其所已載不必詳焉、乃狀之變體也。

王懋公曰、行狀體有正變。正如韓愈董公行狀、變如

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狀。

曾弗人曰、唐宋四大家、蘇氏不長於敘事。傳狀誌銘。獨退之永叔爲多、宗元綴段太尉逸事、其刻畫生動、無論永叔諸誌。幾欲追子長而掩退之。然而梓人橐駝諸傳、皆感事寓言。傳誌行狀。不少概見。豈求之者少耶。

述、

明辨曰、按字書、述、譔也。纂譔其人之言行以俟考也。其文與行狀同。不曰狀而曰述。亦別名也。王懋公曰、如王安石有先大夫述。不用他人文字。

誄

王悊公曰、誄纍生平之實行。定謚以稱之。惟上可行於下。故曾子問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惟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而後世乃不復問何也。陳思有言、揚雄臣也。而誄漢后。班固、子也。而誄其父。皆以遂揚景行。顯行竹帛、豈所謂三代不同禮。隨時而作者乎。文選誄與哀並列。而哀文之中。潘岳顏延之謝朓三子文在焉。兼雜其混而不分也。今以哀策入冊類。而存哀永逝文于哀辭中。始各得其所。然誄與哀亦自有辨。惟哀可以兼誄。而誄必不可兼哀。謚

哀辭、或四言、或騷體、若用四言。是哀體已兼誄矣。誄則惟有四言而已。然此亦就後世文體論之耳。觀魯哀公仲尼誄。則四言。果誄之鐵案否也。又魯莊公嘗誄縣賁父。而班氏以表遺之。令論誄者亦多不及。豈習氷之思歟。

辨體曰、按周禮、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六曰誄。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孔子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此即所謂誄辭也。鄭氏注云、誄者、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謚。此惟有辭而無謚。蓋惟

誄其美行、示己傷悼之情爾、是則後、世、有、誄、辭、而、無、謚、者、蓋、本於此。文按文章緣起、載漢武帝公孫弘誄、然無其辭、惟文選錄曹子建之誄王仲宣、潘安仁之誄楊仲武、蓋皆述其世系行業、而寓哀傷之意。厥後韓退之之於歐陽詹、柳子厚之於呂溫、則或曰誄辭。或曰哀辭。而名不同。迨宋南豐東坡諸老所作、則但謂之哀辭焉。大抵誄則多敍世業、故今率倣魏晉、以四言為句。哀辭則寓傷悼之情、而有長短句楚體不同。作者不可不知、

明辨曰、誄者、誄列其德行而稱之也、周禮、賤不誄貴、

幼稱諡長、故天子崩、則稱天以誄之、卿大夫卒、則君誄之、魯哀誄孔子云云、古誄之可見者止此、然亦畧矣。竊意周官讀誄以定謚。則其辭必詳、仲尼有誄而無謚。故其辭獨畧。蓋制誄之初意然歟、又按劉勰云、柳妻誄惠子、辭哀而韻長。則今私誄之所由起也。蓋古之誄、本為定謚。而今之誄。惟以寓哀。則不必問其謚之有無。而皆可以為之。至于貴賤長幼之節、亦不復論矣。其體先述世系行業。而末寓哀傷之意。所謂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者也。

茅鹿門曰、魏晉以來、誄兼藻麗。

哀辭

王懋公曰、錢蒙叟謂哀辭室焉。且曰僣于固不云乎、蔡誌納之壙中。而哀辭刻之塚上。然則文之有哀辭。不、銘、而、名、焉。不、傳、而、傳、焉。是或一道也。明辨曰、按哀辭者、哀死之文也、故或稱文、夫哀之爲言依也。悲依於心。故曰哀。以辭遣哀。故謂之哀辭也。昔漢班固初作梁氏哀辭、後人因之、或以有才而傷其不用、或以有德而痛其不壽、幼未成德則譽止于察惠、弱不勝務則悼加乎膚色、此哀辭之大略也。其文或用散語。而四言騷體。惟意所之。則與誄體異矣。

吳訥乃並而列之、殆不審之故歟、今取古辭、自爲一類云、

沈石夫曰、淡菴忠哀時命、後人哀辭之始也、而澹蕩多風。有騷人之遺焉。

終